

连环“套”

杨浩

这是我的一次真实的经历，说出来都觉得有些丢人。但我还是想把它如实记录下来，如果能对外出的人们有所警示，那么，我的“学费”就不算是白交了。

——题记

下午五点，我从A省返回G市。随着潮水般的人流，刚涌出G市高铁站，五六只手举市区各站点广告牌的私家车驾驶员，正不厌其烦地招揽旅客。其中一个身着蓝色夹克的中年男人堆着笑容迎了上来，对我说：“师傅，去G市客运站吗？马上走。”见我停下脚步，他接着说：“到G市客运站只要40元，还有两个老人在前面一点等着的，一起走，马上，快点跟上我。”我和他急急忙忙往高铁站停车场走了五六分钟，赶到指定的等候区域，两个老人不见踪影。蓝色夹克一脸的失望，叫我在他的车旁等几分钟，他再回去邀约一二个乘客，马上就走。又是五六分钟过去了，还不见他邀到乘客，我开始着急起来。要知道，G市客运站最后一班到Q县的客车是下午六点，如果不及时赶去，怕是要错过乘车时间。于是，我想，不等了，直接到高铁站外的，还来得及。

当我沿路返回涌动的乘客人流中时，蓝色夹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一把拉住我说：“师傅，你不要走嘛，我马上就约一两个人，你们拼车，马上就走。”看他在人潮中左奔右跑满头大汗卖力地招揽乘客，人们或摇头示意，或不予理睬，或面无表情绕道走开，我忽然心生怜悯，想着他挣钱也不容易，几乎到了不要脸的程度。若不是为了生存，谁愿意这样啊。再等等吧，已是五点二十，赶到客运站还来得及。

从G市到Q县的正规客车票价为100元。中年女人开口就让我付180元，我说太贵了。几经讨价还价，最后150元成交。我盘算了一下，一是我的假期已结束，必须回到单位，还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；再一个，如果今晚不走，住一晚说也得100元，能走的话，还是早走为好。

中年女人给我开了张没有公司名称、没有印章、字迹潦草的“收据”后，一帅哥走进了板房，开始着手帮我联系车子。说是晚上八点有一辆过路班车，要途经Q县，八点可走，叫我做好准备。说完，帅哥旁若无人地埋头清点手中一小沓百元大钞。

闲着无事，我和候车的那位模样清秀的少女攀谈起来。她说，坐她对面的少年是她弟弟，姐弟俩相约到福建打工，在这里从下午三点就等起，现在都快七点了，还不见联系到车子，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姐弟俩又不像我一般急着赶路，有大把的时间，为啥子不到G市客运站乘坐正规的公交车车辆呢？或许是因为这个无名小店开出的票价更便宜吧。

闲聊间，帅哥叫我随他出去，说是已联系了一辆马上要开走的小轿车。走出门来，青年帅哥叫我另付30元的车费，因为这里离乘车点还有几公里路程，这个钱不可能让他给我出。我一下子来气了，说30元太贵了，不行，我宁愿在当地住一晚，明天再走。

争执间，一辆摩托车路过，车上一男一女，都是本地人模样。帅哥叫停摩托

公桌椅，两张人造皮革小沙发，外加几张塑料凳。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，我隐约觉得不大对头。

沙发上，分别坐着两人，一男一女，都是农村人模样，脚下是大小包的物件，肯定是外出务工人员。女的十七八岁，脸庞微黑，长相清秀。两张塑料凳上坐着一个少年，一个中年人，都在埋头盯着手机，看得出是外出务工人员。



元就10元，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摩托车男女把我夹在车中间，向目的地开去。

一路上，我的心都是悬着的，摩托车超载存在安全隐患，要是有个闪失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时，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。摩托车在黑暗的马路上了20多分钟，终于来到客运站附近的一个小镇的院坝里。并不宽敞的院坝中，苍白的路灯下停着各型微型车、面包车，还有摩托车。更为意外的是，有数十个背着大小包裹的人员在焦急的候车。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把我带到一个身材矮而粗壮的光头面前，交待了几句，大意是我是张老三的乘客，要光头带我去找张老三。光头要给我30元，我说我已经付了150元的车费，光头说，他没收到我一分钱，凭啥子要带我去呢，而且，最后付这30元，全部的事情就搞定啦。看着光头不用化妆就是一副恶人的嘴脸，我心里是发虚的，付就付吧。收了30元，光头这才带我在院坝中找张老三。

第一眼看到张老三和他的“小轿车”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！那是啥子“小轿车”哟，分明就是一辆七座的破旧面包车，更恐怖的是，车上已塞进了9名乘客，还有两名操Q县口音的女性在等着往车中挤，后备厢堆放着密封不透风的包裹，无法想象，如何还能把我和两个女性塞进车中！

光头把我带到张老三跟前，就转身和其他乘客摆谈去了。张老三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你还没交钱给我呢！”我说，钱我已付给光头了。张老三说：“我可没收到，是他，我是我。”张老三脸色黑里透红，身材高而匀称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两多余的赘肉，眼光扫过，泛着阴冷的寒光，这样的人，猜测其力量、速度和爆发力，绝非我这类文书生能承受！看来，今晚走为上策，拖延下去，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。

万幸的是，光头还在离我几步开外的地方背对着我和旁人闲谈。我走过去，对光头说，我不去了，把钱退还给我。光头愣了一下，慢慢腾腾极不情愿地把30元钱拍在我的手中，再不理睬我了。我急忙逃之夭夭。来到院坝外，有几辆面包车停在路上。一面包车主迎上来，问我要去哪里。我的记性本来就极差，又几经折腾，那里还记得清楚来时的简易板房的具体位置。我只得说，就是经常介绍乘客来这里的那个地方，大概就是客运站附近不远处。上车后，面包车车主说，他只收我20元，该收多少就收多少，绝对不会多收一分钱。我庆幸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比较正直、善良的车主。我推心置腹地做，做生意一定要讲诚信、讲良心，收取不义之财终究会于心不安的。面包车车主连声说，那是，那是，还说前段时间，一个外地打工的民工，就被这些人这样来回折腾，最后花了几千元，才算了事。快到客运站时，面包车车主说，他再打电话，向熟人核实一下我要去的具体位置，还问我回那个简易板房去干嘛。我说，当然是去退钱啦，我今晚决定住下，明天一早回Q县。

车行到客运站前的一条大道上，面包车停下，车主接过我递上的20元钱后，告诉我说多半是找不到那些人，然后急速驶离。

我沿着大道向低处行走，看了一下手机，已是晚上八点多，夜幕完全降临，路上车辆、行人稀少。我凭着记忆，找寻印象中的十字路口。可走了三十来分钟，还是见不到记忆中的十字路口，大道依然笔直地伸向远方。无奈，我只得沿路返回，像我这种“路痴”，怕是越走越远，最后会迷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。

暗夜中，我孤零零地独自走着，四周寂然无声，静得可怕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个面包车车主可能也是他们一伙的，不然怎么不直接把我送到简易板房的位置？让我这个外乡人转来转去，昏头转向。再有，他打电话声称问熟人板房位置，他们是同行，哪能不清楚具体位置呢？肯定是在通风报信，难怪他会说我找不到那些人呢！好不容易来到客运站前，几个当地人争相问我不要住宿，我朝其中一个摇了摇头——这下可好，这个人反而喋喋不休地要我去他那里先看一下，满意了再住下。坦白说，这时的我已是惊弓之鸟，哪里还敢去住宿呢。我默不作声往客运站内明亮处快步行走，可那人一直紧跟不舍。这时，前面正好停着一辆开往外省的客车，其中要途经离G市最近的H市。我只想摆脱这个人纠缠，就直接跳上客车，驶离了G市。

来到H市闹市旁的一家宾馆住下，沐浴在明亮温馨的客房灯光里，反锁厚重的房门，我总算惊魂稍定。回想今晚的所见所闻，犹如一场噩梦。好在，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：不管是乘车也好，做其他事也要，一定要走正规渠道，不然，种种麻烦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……

车，让他们顺带我去找一个名叫张老三的小轿车驾驶员，不过，我得付20元摩托车费。这回，我又不答应了，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圈套，但又抽身不得。青年帅哥不耐烦了，说：“我付10元，你自己付10元，这该行了吧。”我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10元，就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摩托车男女把我夹在车中间，向目的地开去。一路上，我的心都是悬着的，摩托车超载存在安全隐患，要是有个闪失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时，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。摩托车在黑暗的马路上了20多分钟，终于来到客运站附近的一个小镇的院坝里。并不宽敞的院坝中，苍白的路灯下停着各型微型车、面包车，还有摩托车。更为意外的是，有数十个背着大小包裹的人员在焦急的候车。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把我带到一个身材矮而粗壮的光头面前，交待了几句，大意是我是张老三的乘客，要光头带我去找张老三。光头要给我30元，我说我已经付了150元的车费，光头说，他没收到我一分钱，凭啥子要带我去呢，而且，最后付这30元，全部的事情就搞定啦。看着光头不用化妆就是一副恶人的嘴脸，我心里是发虚的，付就付吧。收了30元，光头这才带我在院坝中找张老三。

第一眼看到张老三和他的“小轿车”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！那是啥子“小轿车”哟，分明就是一辆七座的破旧面包车，更恐怖的是，车上已塞进了9名乘客，还有两名操Q县口音的女性在等着往车中挤，后备厢堆放着密封不透风的包裹，无法想象，如何还能把我和两个女性塞进车中！

光头把我带到张老三跟前，就转身和其他乘客摆谈去了。张老三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你还没交钱给我呢！”我说，钱我已付给光头了。张老三说：“我可没收到，是他，我是我。”张老三脸色黑里透红，身材高而匀称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两多余的赘肉，眼光扫过，泛着阴冷的寒光，这样的人，猜测其力量、速度和爆发力，绝非我这类文书生能承受！看来，今晚走为上策，拖延下去，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。

万幸的是，光头还在离我几步开外的地方背对着我和旁人闲谈。我走过去，对光头说，我不去了，把钱退还给我。光头愣了一下，慢慢腾腾极不情愿地把30元钱拍在我的手中，再不理睬我了。我急忙逃之夭夭。来到院坝外，有几辆面包车停在路上。一面包车主迎上来，问我要去哪里。我的记性本来就极差，又几经折腾，那里还记得清楚来时的简易板房的具体位置。我只得说，就是经常介绍乘客来这里的那个地方，大概就是客运站附近不远处。上车后，面包车车主说，他只收我20元，该收多少就收多少，绝对不会多收一分钱。我庆幸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比较正直、善良的车主。我推心置腹地做，做生意一定要讲诚信、讲良心，收取不义之财终究会于心不安的。面包车车主连声说，那是，那是，还说前段时间，一个外地打工的民工，就被这些人这样来回折腾，最后花了几千元，才算了事。快到客运站时，面包车车主说，他再打电话，向熟人核实一下我要去的具体位置，还问我回那个简易板房去干嘛。我说，当然是去退钱啦，我今晚决定住下，明天一早回Q县。

车行到客运站前的一条大道上，面包车停下，车主接过我递上的20元钱后，告诉我说多半是找不到那些人，然后急速驶离。

我沿着大道向低处行走，看了一下手机，已是晚上八点多，夜幕完全降临，路上车辆、行人稀少。我凭着记忆，找寻印象中的十字路口。可走了三十来分钟，还是见不到记忆中的十字路口，大道依然笔直地伸向远方。无奈，我只得沿路返回，像我这种“路痴”，怕是越走越远，最后会迷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。

暗夜中，我孤零零地独自走着，四周寂然无声，静得可怕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个面包车车主可能也是他们一伙的，不然怎么不直接把我送到简易板房的位置？让我这个外乡人转来转去，昏头转向。再有，他打电话声称问熟人板房位置，他们是同行，哪能不清楚具体位置呢？肯定是在通风报信，难怪他会说我找不到那些人呢！好不容易来到客运站前，几个当地人争相问我不要住宿，我朝其中一个摇了摇头——这下可好，这个人反而喋喋不休地要我去他那里先看一下，满意了再住下。坦白说，这时的我已是惊弓之鸟，哪里还敢去住宿呢。我默不作声往客运站内明亮处快步行走，可那人一直紧跟不舍。这时，前面正好停着一辆开往外省的客车，其中要途经离G市最近的H市。我只想摆脱这个人纠缠，就直接跳上客车，驶离了G市。

来到H市闹市旁的一家宾馆住下，沐浴在明亮温馨的客房灯光里，反锁厚重的房门，我总算惊魂稍定。回想今晚的所见所闻，犹如一场噩梦。好在，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：不管是乘车也好，做其他事也要，一定要走正规渠道，不然，种种麻烦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……

称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两多余的赘肉，眼光扫过，泛着阴冷的寒光，这样的人，猜测其力量、速度和爆发力，绝非我这类文书生能承受！看来，今晚走为上策，拖延下去，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。

万幸的是，光头还在离我几步开外的地方背对着我和旁人闲谈。我走过去，对光头说，我不去了，把钱退还给我。光头愣了一下，慢慢腾腾极不情愿地把30元钱拍在我的手中，再不理睬我了。我急忙逃之夭夭。来到院坝外，有几辆面包车停在路上。一面包车主迎上来，问我要去哪里。我的记性本来就极差，又几经折腾，那里还记得清楚来时的简易板房的具体位置。我只得说，就是经常介绍乘客来这里的那个地方，大概就是客运站附近不远处。上车后，面包车车主说，他只收我20元，该收多少就收多少，绝对不会多收一分钱。我庆幸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比较正直、善良的车主。我推心置腹地做，做生意一定要讲诚信、讲良心，收取不义之财终究会于心不安的。面包车车主连声说，那是，那是，还说前段时间，一个外地打工的民工，就被这些人这样来回折腾，最后花了几千元，才算了事。快到客运站时，面包车车主说，他再打电话，向熟人核实一下我要去的具体位置，还问我回那个简易板房去干嘛。我说，当然是去退钱啦，我今晚决定住下，明天一早回Q县。

车行到客运站前的一条大道上，面包车停下，车主接过我递上的20元钱后，告诉我说多半是找不到那些人，然后急速驶离。

我沿着大道向低处行走，看了一下手机，已是晚上八点多，夜幕完全降临，路上车辆、行人稀少。我凭着记忆，找寻印象中的十字路口。可走了三十来分钟，还是见不到记忆中的十字路口，大道依然笔直地伸向远方。无奈，我只得沿路返回，像我这种“路痴”，怕是越走越远，最后会迷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。

暗夜中，我孤零零地独自走着，四周寂然无声，静得可怕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个面包车车主可能也是他们一伙的，不然怎么不直接把我送到简易板房的位置？让我这个外乡人转来转去，昏头转向。再有，他打电话声称问熟人板房位置，他们是同行，哪能不清楚具体位置呢？肯定是在通风报信，难怪他会说我找不到那些人呢！好不容易来到客运站前，几个当地人争相问我不要住宿，我朝其中一个摇了摇头——这下可好，这个人反而喋喋不休地要我去他那里先看一下，满意了再住下。坦白说，这时的我已是惊弓之鸟，哪里还敢去住宿呢。我默不作声往客运站内明亮处快步行走，可那人一直紧跟不舍。这时，前面正好停着一辆开往外省的客车，其中要途经离G市最近的H市。我只想摆脱这个人纠缠，就直接跳上客车，驶离了G市。

来到H市闹市旁的一家宾馆住下，沐浴在明亮温馨的客房灯光里，反锁厚重的房门，我总算惊魂稍定。回想今晚的所见所闻，犹如一场噩梦。好在，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：不管是乘车也好，做其他事也要，一定要走正规渠道，不然，种种麻烦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……

来到H市闹市旁的一家宾馆住下，沐浴在明亮温馨的客房灯光里，反锁厚重的房门，我总算惊魂稍定。回想今晚的所见所闻，犹如一场噩梦。好在，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：不管是乘车也好，做其他事也要，一定要走正规渠道，不然，种种麻烦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……

来到H市闹市旁的一家宾馆住下，沐浴在明亮温馨的客房灯光里，反锁厚重的房门，我总算惊魂稍定。回想今晚的所见所闻，犹如一场噩梦。好在，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：不管是乘车也好，做其他事也要，一定要走正规渠道，不然，种种麻烦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……

来到H市闹市旁的一家宾馆住下，沐浴在明亮温馨的客房灯光里，反锁厚重的房门，我总算惊魂稍定。回想今晚的所见所闻，犹如一场噩梦。好在，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：不管是乘车也好，做其他事也要，一定要走正规渠道，不然，种种麻烦也许就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……

文具店里的争论

万松

哼，连手表都不会认，还大学生，真是读憨了！

女孩转身的时候，老板娘轻蔑地说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句句冰雹般砸进女孩的耳朵。

女孩震怒。你说什么？瞧不起我是不是？你有啥了不起，不就是个卖文具的吗？有本事做大老板嘛！

女孩的话让老板娘很生气地说，我卖文具咋啦？不是大老板又咋啦？我总不像你这样傻，连表都不会认。

旁边一位来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劝她俩，算啦，不要吵了。

女孩却不饶人，说老板娘，你不会认又咋个？你又不是我妈，管得了吗？真是，狗咬耗子多管闲事！

老板娘气不打一处来，说女孩，你认得认不得关我屁事，老娘才懒得管你这些破事！

说话好听的，老娘，你是哪家老娘？女孩火气一下子冲得老高，伸手要打老板娘。旁边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赶紧拉住，劝说她，不要打，打不得。

老板娘不是省油的灯，趁妇女拉着女孩，扬手往女孩脸上就是一耳巴，嘴上还说，我看你还敢不敢骂老娘！

女孩捂着脸，眼前金星直冒。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说，哎呀，大清早的你俩怎么打起来了！？

女孩突然回过身，扯住老板娘的长发，拳头雨点般往她头上擂。

老板娘还手，俩人扭打起来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等下打出人命咋办？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拉不住她们，惊呼起来。

妇女的惊呼引来不少围观的人。大家费了好大劲才将老板娘和女孩拉开。有人把女孩劝走。女孩边走边回过头来骂老板娘。老板娘骂着回敬女孩。

一老妇问老板娘，大清早的，你俩为啥打起来了呀？

老板娘气还没散，说，这小婊子，前天来我这儿买了块手表，这表是格格的那种，她认不得，说今天要去一个公司应聘，来问我几点钟。走的时候我说了她一句，她就不得了了。哼，还她妈大学本科毕业，我看还不如我家读小学的儿！

听了老板娘的话，老妇摇摇头叹息道，唉，现在的这些娃儿，真的是把书读憨了！

一男子接过话，那几年听人说大学生连方便面咋个吃都不会，我还不相信，看来不相信都不行了，唉，这些娃娃，真是把书读死啊！

老板娘说，你看那死姑娘，要去应聘的人居然连个表都不会认，我的天，这表，小学老师就教起的嘛！像她这种人人家还去聘她？我看，门都没有。

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说，我一个朋友，前几年她儿子考上北京一所大学，可去到学校，连生活都不能自理，还要老的去侍候，悲哀，真是悲哀啊！

“惯出来的，都是惯出来的！”老妇接过去话。男子边买文具边说，现在这些孩子，成天手机拿在手上，放学回家了，衣服不洗饭不做，宁愿饿



着不吃，衣服丢丢在半边堆一大堆，等父母或奶奶给他们洗。“我看现在的孩子惯不得，惯了是害他。”老板娘边拿文具给男子边说。

男子笑道，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，回来一天只知道看电视打游戏，你叫他做饭，他说他不想吃，等你回来做好了，他又吃得去，衣服袜子都是他妈帮他洗，成天来伸手饭来张口，我真担心以后他成家了怎么过。

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说，娃娃还是让他锻炼，你看我乡下小娃娃那两个娃娃，一天放学回来做菜做饭洗衣服，什么都帮大人做，有人来家来做活，大人不在家，还会做饭给人家吃，真是太乖了。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教的。

“穷人的娃儿早当家。农村生活要苦点，不做不行，逼着他做，也就锻炼了。我觉得，孩子要像鸟儿一样，自家飞出去找食吃，长大了才能自食其力。”男子说。

孩子坚决不能惯，惯了真会害了他；老妇附和。男子说，道理谁都懂，可真正做起来难。因为风气到这里去了，难得扭转。

“好了，不说了，给我拿个三角板，还要一个量角器，孩子说他明天上课要用，叫我来给他买。”给孩子买文具的妇女对老板娘说。

老板娘从货柜上给她找来三角板和量角器，问她：“还要其它东西吗？”

妇女说不要了，问她多少钱。老板娘说，一共三块钱。

妇女付了钱，拿着给孩子买的東西走出文具店。男子买了要买的東西走了。老妇和其他看热闹的人也走了。

老板娘自个儿唠叨：倒邪霉，一大早就和那死姑娘干了一架……

我和你

吴正度

其实，我们也不富有，也是穷光蛋，只不过暂时比朋友多几张票子而已，说不定，我们困难时还得向其他朋友张口，况且，人生一世，谁敢保证没有困难之时？但你却说，这是我在找借口，打埋伏，以利于攒钱去干坏事。

当我工作一天回家后郁郁寡欢，不想说话时，你却说我“装深沉，搞掩盖，给脸色。”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不是变色龙，做不到喜怒不表现于色，我只愿释放。我在回忆，和同事闹不愉快，究竟是我的错，还是对方的非，该如何消除不必要的隔阂。虽说，三个人就成为江湖，两个人之间就有竞争，但我不想让同事关系弄得那么僵，我只想坚持原则的前提下，也注重灵活性！

亲爱的你，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，其实不难，也是经营婚姻的要诀。

二

当你在刷屏时，我在拟写文案；当你从我身旁经过时，你在忙碌。于是，你总以为在偷懒，在监督你！

当你打电话进来时，我在通话，当我回电话时，你在通话，多拨几次，都是如此。于是，你不再拨打我的电话；我打过几次电话后，又忙于其他事，忘记给

你回电话，想起回电话时，已经太晚，怕打扰你，就没有再拨打；于是，你认为我是有意为之，架子大；你忽略了我四次回过你的电话；从此，有一道鸿沟，将我我间隔起来，以前的真诚相待，随风而去。

我作为评委，你作为申报者，你的条件不够，没有如愿当选先进，于是，你认为我不够意思，不帮你说话，还认为评审方案不公平。其实，评审方案经过讨论又讨论，在评审环节，评委都是慎重的，符合的是符合，好就是好，差一点就是差一点，从而不让真正优秀者吃亏，不让不符合条件者入围。当然，世间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，或许，你的优势没有得到最大分值，但不意味着方案就是针对你。方案是适用于大家的，是公开的，他人也有不少优势，不能只看到你的优势，看不到你的不足。

三

亲爱的你，换位思考便会发现，各有各的难处；冷静总结便知道，评价标准很难做到绝对公平，但制定者都是考虑“受益者最多，受损者最少”。

眼里写满不屑，对张三说，有啥好显摆的，要是你想去拿奖，把一只手别在裤腰带上，都能取得显著成绩，还有他的份？第二年，当我再次上台领奖，你眼里更是愤愤然，又对李四说，他是个马屁精，要不是领导照顾，他能拿奖？第三年，当我再次上台领奖，你眼里的怒火似乎可以烧焦眉毛，想发泄不满，可左右没人。

其实，你的基础比我们好，智商比我们高，能力比我们强，但你总是抱怨，总是仰望星空，总是不屑与起点比你低的我们为伍。我，劝过你；张三，提醒过你；李四，开导过你。但你，总是不屑，总说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。

当我在媒体上刊发一些文章，你看到后，说编辑真是瞎了眼，这样的文章也能刊发，不过是个“拾人牙慧”，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。你还说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！你只是不想去大抄特抄而已！

当我对工作认真一点，对领导尊重一点，对同事真诚一点，你说，我又在打主意往上爬！

当我肥胖后，你还苗条，于是你说“油桶向你滚来”，说“肥猪姿态难看”！

我视力不好，走路时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恰好你从对面走来，你说“真晦气，路遇一色狼”。其实，你长什么样



子，我看不太清楚；即使你是罗敷再世，我也毫无半分欣赏的资本；如果我眼明如镜，也不能对他人心生半分爱慕，这是底线。

亲爱的你，静言之思，便可知：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。亲爱的你，你更需要自信：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你的优势我不具备；我的短处，你未发现。亲爱的你，平静的我，通过沟通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，事物有差异，各人有特点。正因为有了不同的叶子连同灿烂的花朵，世界才如此美丽。相互接纳，需要一种品质——包容！